白沙集

六

谷

共十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一目錄

啓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一

啓

請令諸史官追修壬辰以後闕史啓

得失只行於一時是非乃定於萬世自古國家所以重史官以記一時之得失以待萬世之是非故國可亾史不可闕雖在搶攘顛沛之日尤謹於載筆之事近日就考館上日記則壬辰一年全然不記癸甲乙三年闕錄者多至十朔而其時史官姓名亦無載錄之處憑考追修其道無由至於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年之史一年之內闕而不修者多者八九朔小不

下四五朔今若因循放過則朝鮮終爲無史之國而後之論者於今日得失成敗之迹徵之無據事之寒心無大於此而事係秘閣非外人所得以知者故悠悠九年尚不爲朝廷一大擧措是亦恠事今欲釐正茲然散漫未易就緒若又悠久則其勢將至於湮沒而無傳壬辰一年左右史不備或以衆上兼春秋入員權行史官之事其時秉筆人員一一查考督令追修癸甲乙三年間史官姓名職次日月先後令史曹查出或憑他可考文書本員雖在外方或閑散哀疚之中並令追修丙申以下四年間史官姓名憑考有

據一一查出刻期追修何如

再啓

本館日記則無可據之處而其時史官家藏日記則必有憑據之文及今督令各其史官考其日記而追述則雖未詳備猶可成史若過數年存亾聚散一皆换易然後則事如雲鴻一去無還雖欲修撰無憑可考而終為無史之國故欲令及今未盡散亾而催督追述矣

請造觀象監儀物啓

變後本監諸具無一存者假造小漏規模不精時刻

更點每相総差旣無簡儀脫有天變無以測候至於渾象渾儀圭表仰缶之類皆是有國之不可無者其他鑄字之剜鈌方書之不秩可補者何限而以令物力决難一一修擧苐其造作之具則監屬工匠以次相傳其制不失舊規而至於外人則雖有妙才茫然不知變前曉解匠人次苐死亾今之存者只有一二人此人若死則後雖有妙手良工財且豐裕已失其制傳習無人 祖宗朝費神制造之具將自此而不傳思之至此不勝寒心今因 山陵之役外方流寓監屬匠人盡來京中 山陵畢役後雖未能大擧修

造其中日用最切而材料易辦者如漏刻小簡儀等
為先造作徐觀物力以次修造何如

請以體察使往涖啓

臣與諸宰會議體察使衆議以事體難以議擬臣欲
啓賤見而旣與廷臣同議則事體固難以己見排衆
議而獨擅屈從羣議循例以啓仍竊自念無擬議者
為任莫重決難自薦第臣愚意若曰才局不逮試之
無效不可再遣云爾則然矣或以臣為首相不可出
外是則不然名曰三公任均體適安有高下前此首
相命往亦有其例今之見存大臣多是老病臣獨

年少而曾忝是任亦可謂粗知首末矣以年以勢臣宜當往而第恐責重人望不足不敢攘臂唐突旣有愚見義難終默伏候 聖旨

請以有罪人充軍器寺擣藥軍額啓

本寺劑藥專以上番軍起役故生變以後雖節續派送於諸陣隨竭隨劑源源不撤未嘗乏絶今因 上敎兵曹不得定軍爲役劑藥之事因以停廢今已月餘而所儲僅滿數千斤脫有警急如前責辦雖臨竭頓足該官唯有一死更難措備且其功程甚艱亦難一朝優備必須日劑月積積漸成多然後臨用可免

鈌乏之虞趂此暇日政宜措置而兵罷數月遂廢此事極為悶慮百爾思之僅得一計平時凡有罪者該曹定配於造紙署為擣砧軍令依此規凡有罪之人一一定配於本寺而略變舊規限三年定配者雇立二人則滿一年半許放配二年者雇立二人則滿一年許放若三年之罪雇立三人則一年乃放四人亦如之計人多少減其年限則定配之人不過十餘得人可滿數十以此赴役則劑藥之事庶不廢絶而其於陰雨之備不無少補兵曹給價之日杳然難期不勝悶慮如是敢 啓

論遼薊逃兵事情啓

詹千總被打云臣等倉卒來會未詳首末派送各人蹤跡驗問則大槩遼薊逃兵相聚為羣必欲傷害李承寵綁縛而去初到東大門關王廟監造委官韓守備寓所即刻又聞仍縛承寵而去姑不知置在何地當其作挐之時元數僅滿二十餘人今見葉都司文書則數至百餘人云數之多寡雖不詳知大槩打破獄門綁縛差官公然白日作挐於都中近日外間常有此慮而今果驗矣臣等之意亦有異同或云登時剿捕或云姑令解散待其散湯知委列郡使各措捕

云承寵既已就縛而葉都司至於移咨今若我國全無所為則不無因此惹起言端以亂天朝之耳此亦不可不慮令兵曹精抄武士定將約束又令訓鍊都監別抄精勇出城待變使有計慮譯官數人帶同有智計武將先往前路乘機觀變且見葉都司或李承寵等商議問計如有可捕之勢勦捕如已解散尋問蹤迹乘時撲滅此在主將臨時處置其間進退有難一一指授矣第其逃兵等皆乘健馬兼帶弓箭作為一隊勦捕之際脫致踈虞折損官兵亦為可慮此等曲折預為指授而送何如

再啓

逃兵時方屯住關王廟監造委官韓守備寓所欲與和解若以大兵臨之事勢急迫則彼必加害於承寵故派送精勇之軍設伏於路傍蹤迹去處觀勢進兵以備逃躲之患而已今聞通事傳報之言則逃兵元數騎兵四名步兵二十五名云云若欲剿捕則雖以此兵亦非不足第今所憂者夜暗不虞之間潛隱逃脫之弊而已敢 啓

三啓

卽者葉都司來到本司要見臣等與之講議則逃兵

發憤於李承寵受賂操縱之事欲問罪淺憤若不設
策急救徒以兵臨之則彼必傷害李承寵韓守備等
官吾亦難保為今日之計不若與之和解成給票文
初以許給口粮帮子使之容接云則彼欲捨去兵器
解送承寵入城聽命云臣等以為逃兵雖無作拏之
事我國理難容接況今綁縛上司差官明是强賊我
國決難與之和解若不解釋承寵釋兵來服則我國
但有厮殺而已 天朝法度至嚴小邦不敢擅自容
貸自干憲度云則又曰若然則今當開諭於逃兵曰
汝若解釋承寵等則當令汝等為承寵管下依例供

給承寵西還帯同入歸云則彼必樂從此可以解出人命兼息禍患云此兩策皆出於葉都司欲捄承寵之意故臣等更以為若然則大人可以此意移咨以送當議處云則云吾則不敢為使韓李為之則如何云此事機關甚重所言如是故不敢不達而臣等之意決不可輕許和解以致　天朝容隱之疑令者更令事知通事招逃兵諭之曰伱等若解送李委官則我國當饒伱死善為處置若執迷不悛則當遵奉
天朝法度以兵厮殺具由奏聞　天朝李委官之生死亦不顧念云云以此善為開諭以觀所答一邊令

兵曺嚴兵結陣以截歸路俾無脫逃之患爲當但若聽言成約送承罷而散去則既已成約之後不可遽行厮殺姑待散去更爲設策措捕爲當此意敢此並

啓

四啓

逃兵中陳天陰者自言親至城中備陳曲折已爲啓稟開門率來矣卽刻天陰來到本司具陳自中所言并爲書啓矣昨日事出倉卒未詳曲折故臣等極其驚駭且未詳徒衆多寡布置如何矣今日陸續差送伶俐軍兵與譯官等往來探審且見天陰具問其情

則非惟徒衆數少殊甚齟齬原其本意全為承寵多行貪暴以激其變耳此事若不出於逃兵而出於管下 天兵之中則斯乃自中尋常之變在我毫不相干但當傍觀而巳今則以 天朝逃命之人反縛 天朝之差官在我之道不可不有所與知 上教所及須及此時圍住盡捕之策所當劃即傳令于將官等登時擧行矣承寵既被拘留未及脫出而徑行厮殺則閙擾之際玉石難分承寵及管下 天兵并被殺死則事將不測故遲疑至此若與渠輩丁寧成約脫出承寵便卽違約則非惟失信狗鼠所係未安事

于 天朝將官雖得善捕必有許多後言今觀天陰氣色則渠等亦有驕肆之勢懇乞全歸冀得過江而葉靖國與承寵俱懇於我國使之成約解放云成約之事專在逃兵與承寵而在我國只因承寵之言不可厮殺而已嚴勅渠等使之出境因差伶俐員役隨後觀變如或不卽過江到處散漫如前撓害則預勅外方將官使皆勦捕似為宜當敢此再禀

五啓

數十光棍白晝奮臂城中大驚以此氣象亦甚可虞此等逃兵旣知我國門禁不嚴出入自如打破獄門

縛取天將若蹈無人之地旣往之變姑置不論而
萬一此輩又入城中再肆猖獗以平時守門之規決
無呵禁之理令兵曹申嚴門禁別為規畫姑限近日
措捕閭常如軍門以備不虞且城外散漫之兵旣已
如此矣近日逃兵之散漫於城中者不為不多皆見
閭而所不敢一一捕告者專由承寵假委官之名每
一捕告受贈輒放我國之人徒勞措捕而旋捕旋放
終無除盡之理不惟此也所捕逃兵若曰就捕之時
所佩銀子盡為鮮人所奪云則并徵其銀於所捕之
官事勢如此故捕盜軍官各官守令雖有國法知而

不捕任其散漫若守此規則疆域之內終無乾淨之日而或相嘯聚徒衆繁滋則其所貽害者未必不有大於此者今承寵就縛假令乞命而脫來其勢必難以號令於逃兵其為可憂甚於前日趂此機會申飭左右捕盜大將先嚴四大門禁使無籍唐兵不得任意出入多發軍官蹤迹閭巷密尋　天兵住接處所其無票文不係官籍行止可疑者一一捕捉急先觧送假遊擊處使城中先為寧靜以鎮人心且詳具今日逃兵作拏之由密移諸道凡道內守令例視逃兵行過走作不卽登時剿捕者一一聞見重治甚者依

軍令決罰或拿鞫定罪

六啓

監捕逃兵者反為逃兵所縛此在 天朝亦非小故萬一李承寵等匿其實狀姑舉他事瞞報 天朝以咎我國則意外之虞亦不可不慮而 天朝之人情態莫測在我之道似當先事具陳急急移咨于經理使之預知實情似為宜當

遇災求言啓 甲辰

本月初六日准本府遞到承政院奉 聖旨內稱東西班二品以上各各書啓所懷者臣病伏私室聞

命感激不識　聖上所問者何事也或者元日遇白
虹之變懼諸臣有懷抑塞寂無諫者故誘之使言耶
為人臣而至使人主叩之而後迺言嗚呼是誠羣臣
之罪也唯天高高在上不以言語諄諄戒告人也臣
且不習禎異家數平居未嘗引物指情推占事應以
驗偶合之妙今豈敢知上天之灾為下土某事也唯
見人家父母嗔怒雖因他事為子若婦恐懼修省則
或寬其怒若一向安肆隨事觸瀆始雖怒甲終移於
乙而適益甚焉又如凡人傷在臟腑病形於顏故天
文示警雖尺童舉皆知人事之失也比之於物人事

形也天灾影也察之於形昭明而易見徵之於影窅遠而難知然恒人之性不戒於昭明而常懼於窅遠者何良由人事在日用之間故習狃為常因恬而不知怪天灾或有時而現故聞見所罕警動而知戒臣愚不敏不詳其影粗見其形矣前年計海颶揚浪渰人覆舟南藩歲惡父子不保者何限近至於國門之外或盜殺大夫而吏不能得或禦人搶掠而人不得通都城之内或相憎怨粘崗罵詈或相煽訛無故自驚者何限此猶未已而　闕門之内擲礫警夜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庶民喣濡於野小官恬嬉於下大

官因循於上終至於貴近之家殘民掠財誅殺相望甚至於凌尊而犯分也匿盜而拒捕也官司不敢誰何執法不敢糾正特以人事之常於日用故人不以爲變不以爲變者固是變也知而無有言者尤大變也雖然此猶未也今之最大變者民離也綱解也綱解則國弱民離則君孤國弱君孤而能久安長治者臣未之聞也故 聖上以天灾問愚臣請以人事對人事易知也天灾易見也唯民離綱解難知而難見是謂國脉誰將具眼真見此脉嘗考往牒已可寒心豈謂今日真踐斯境天怒至矣人事極矣此外加一

分則唯有所不忍言者耳而唯幸大勢未盡去耳及今惕然思所以振作之責其不在　聖上乎昔司馬光論君德六事於英宗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愚臣所懷亦嘗以六事獻之矣其上二事責之君德中二事責之羣臣下二事為時務之先臣之平日所學止此而已不識　聖上其或省記耶今欲申之語須更僕又恐辭蔓則聽倦先舉二事二事之中又不敢備陳撮要槩論為修省應天之實不過曰開誠心布公道二者而已而誠則公無不存面貌名目雖有兩段交相發明而兩造其極矣嘗聞天下之事務

至廣人君之所操至約故治有九經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亦不過曰不欺也真實也悠久也三者舉而誠之體備矣若乃戒懼謹獨之功中和位育之效一部中庸先儒論之詳矣今不敢遠引古昔姑以耳目所覩記私自揣量淺近易知者言則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斯乃撮要掛一之論乃為 聖上開誠心御庶物劈初頭地非曰誠之用盡於此而已也古之人君從諫則聖拒諫則昏然而常患於難從者蓋優容嫵於降屈亢惡喜於嚴崇故驟諫疑犯風諫疑訕敢諫疑激直諫疑狂幾諫泛而不瑩切諫疑

而難察違拂近乎不恭順從近乎愛敬故上之人不明乎此則或飾非務勝於人護短恥屈於下騁辯博以折其氣眩聰明以窮其說托真售偽百種安排過密於隄防先情而察隱則君子憂於見疑小人幸於迎合或因喜而逢之市恩或因怒而激之張勢殊不知用其諫則德歸於君黜其說則名專於臣屈其言而道益伸誅其身而名益尊上古聖王之御治世也憲老不乞言無事於諫中世求言而樂聞之世降則厭聞而拒之又降而拒之不足則誅戮加之又降而求掩罷諫之名則陽用其說而陰黜其身崇以虛禮

而中以實禍吁至是而諫諍道絶矣自古諫者衆表君之賢也諫者稀彰君之昏也君過日陳於内德聲遠聞於外君須日諂於前穢德長垂於後若居安驕肆盡斥其犯顔敢諫之臣臨亂蒼黃欲求其死義伏節之士所求非所養其何能濟也竊嘗論言有順逆故喜怒隨至怒幾繞動遽捨吾私觀理如何先執是處則自然人欲退聽天理乃見逆耳者順理順理者心悅中心悅則求外色之訑訑不可得也惟明主設誠於内來諫於外則嘉言畢聞賢邪畢露事之利病畢陳民之愁怨畢達作事而事有着落用賢而　缺二字

自盡千條萬緒必待言路開而後方可下手不然而乃欲以文具把持大勢粉飾治體則千段事務都無頓處萬軸書史皆為剩語此古人所以不貴坐談唯欲力行力行切程自有實頭平直闌戶其唯誠乎萬事攬擾而誠乃明萬理錯綜而誠乃通惟誠可以通天下之故惟明可以得萬事之情故程頤曰君道當以至誠為本若論帝王用人之公富弼一言盡之曰勿以異同為喜怒勿以喜怒為用舍臣何敢更容他議亦不過誠之推耳至誠至公而行之悠久則心和氣和轉灾為祥蓋不足致也昔宋神宗詔舊臣陳邊

備韓琦乃以捌團保甲築城置將為非計首以養民力任賢能遠奸進忠為先務至高宗朝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之方李綱乃以正心以正朝廷百官為言時天下多事可陳者非一茲數臣者所言若此况如臣者所學非軍旅豈敢鋪張邊備專務興作飾對求售以新聽聞時於閑中耿耿自竒者只此而已不揆僭妄冒昧投進若使愚臣退無所憂及今承 命臨紙搆思如貢士應科之為則是進言無誠若 聖上遇災泛視遵例下詢及見臣言瞥眼流覽如熱官按簿之為則是聽言無誠惟 聖明深察乎此而進退

之則幸甚

和愁獄啓

備忘記李汝讓等及朱夢龍等事狀如何窮刑當否且如何而可以得賊魁乎凡有所懷大臣以下各各書啓悉陳臣愚不識重獄大體唯以意見妄自揣量凡訊鞫之際察其氣色詰其言端則間有眞情實態闖發於其中而自不可隱者有難以文字盡詳於供案可以意會難以言傳臣忝鞫既久熟察賊情則似是獷悍大黨積年逋誅徒黨漸熾放溢爲肆恣爲亂言自相煽動之事則分明有之而非有老宄宿慝謀

深機秘部分成隊作如許布置也以此言之訊鞫之際亂引嫌怨實隱真黨乃是獷賊常態支黨脫漏者必多有之而至於巨猾真魁則固不可謂必無而亦難必其的有也凡跟尋蹤跡之事必有名號形據之可據然後乃可以行計此賊終始所引真魁者其數非一而率因嫌怨至於朱夢龍者非惟結嫌已久統制使禁府都事及一陣諸將公會之中明示謀陷之意而及至鞫庭乃敢援引則此非隱微難見之事衆目齊覩預憂其然而終乃如此舉此一人他可類推今惟和愁所親韓每介等數人而尚未就捕若得此

賊尋其端緒則或有真魁之可得不然而求之於官
茫有無之間臣亦不知所以為計也

因兵曹判書盧稷劾遞待罪啓 戊申

臣職帶訓鍊都監都提調初一日從大臣之後出自
內寢行召下吏令大將傳令聚兵添合宮墻四營
以待本兵處分俄有 旨戒嚴大將趙儆來言欲結
營宮外數處出遊軍巡宮儆備臣意初欲如是故聞
言即可翌日詣 闕軍士列立墻外如上年十月之
為臣私訝曰昨日約束不如是兵曹亦知是意今何
如是耶先年 先后之喪兵曹圍抱宮城其時多以

為非宜去冬之事蹕前排布人亦以為　上教只言
勒兵　闕下不曰發卒圍宮今何又如是耶臣卽問
兵曹欲如初約束兵曹遲徊不行後數日又問之又
後數日令把摠官言於兵曹判書盧稷曰兵以墻潤
段段列立不成軍容西北東南俱有隙地各分兵數
百劄為大營出餘軍把守四門巡警往來徹夜循墻
軍容略成巡警亦嚴且令劄營之軍分休眠息乃為
長久之道今列立晝夜兩不得庇飢不得食已過十
日號苦亦甚恐非其宜盧稷勉從臣言卽許入啓今
聞稷因此劾遞孽由臣作橫嫁於稷料事昏謬專是

臣罪稷獨坐免臣乃幸脫臣不自劾言官何由得實而罪之以正乎臣極知非喪事不言而恐彈辭終不得正敢自待罪

山陵諸官往還事例啓

臣往觀　山陵役事功鉅力綿事多不逮極爲可慮然他役自可及期唯石役必致延緩此甚可慮其諸事中可以擅斷者與提調等相議措處矣其中如不敢擅便者別單以啓伏俟　聖斷臣於　陵事除禮文所載外或多可往之日而往返之間煩瀆肅拜及畿邑供頓弊亦不貲嘗觀　文宗朝故事諸宰臣等

或任自往 陵看審役處有不煩啓聞肅拜之時且
都監事目內亦云堂上郎廳頻數出入之際續續肅
拜似為煩擾依前例除肅拜往來云云 陵所去京
朝往夕返之地今後如遇數日留宿 陵所之事依
例肅拜若只看役而已早往則暮當返除肅拜一日
內往還則可除各官供給之弊甚為便當敢 啓

山陵事役便宜啓

都監諸事計日準擬幾及期限而唯石役已無所及
非工役不及大石則輸致之際用軍千人數日僅致
一石自至延緩矣其 陵上所排如地臺博石欄干

魂遊引滿等石附於墳壙者可及為之其餘外面排列者如文武羊馬望柱童子等石决不能及古亦有如此而追設於成墳之後者自可依例督役矣但役軍赴役者若到來十九日則限日已盡應放還之數多至二千四百五十餘名後無繼到之軍其放還之數雖不可準數責立不得已須用八百名然後可能補鈌而運石無欠農時八百名調發亦是大役必須數日內急發近地之民着令該官今明內商處為當

一工役日久急緩已甚不可純用刑罰舊來償役價布幾盡無以董役如別得留衛軍百名價布可得勸

督之意諸提調等力言之令該曺參酌下送為當
一舊制　靈幄殿內用油芚以覆之外用草芚以盖
之今番該司油芚不足故依平家例內面專用仰土
沙辟之意已為狀啓矣今則油芚足用內面當用油
芚至於仰土沙辟之役理應停罷但已狀啓事難於
擅停仍將為之臣以為既得油芚自當依舊例為之
不必別生規外之事即使停罷此則不必煩啓而已
狀啓事故仰土沙辟停罷之意敢　啓
一故事　靈幄殿下　玄宮後即撤以為　齋室獻
官廳今則臣見其材木宏大十倍於前驚問其故則

云　宮闕都監以龍山所置材木移送因而用之故如此云當初該官不能參酌至送有用大木之失則遂事不說矣今若以此大木段段裁截虛棄其半而用之於小處則極為可惜臣意　康泰陵丁字閣俱未完成每當祀時設幄行事事甚苟簡臣適與諸工匠計之一閣之建該用木綿千餘匹役夫百餘名須消三四朔乃得畢役而以此移造則不過十夫旬月之役云其與後日别建者功相萬也不然則或浮江順下就於新造　闕内委建一衙門可省他日一分之力亦為便益第慮今之論議迂曲橫生如曰　靈

幄殿用餘材木移用於　陵所及　闕內未安云則
或許外各司使自取用因成一衙門廳事亦為便當
百年長養得之不易雖得於深山遠谷之中一木之
致當費數百夫之力故營建屋宇自古以為難今此
一事本不係　陵役而物力可惜敢此并　啓
一術官等皆言　陵下水口當為築隄之意當初定
山時已為　啓下矣　陵上與　顯陵與祀廳相望
且龍虎外面有斷原橫亘於案山之下跂與　陵上
相對此等兩處俱植樹木使之遮蔽然後其於術家
極為合宜故敢　啓

請於 大行斂殯時大臣承旨入侍事例添載
謄錄啓
初喪將 斂玉堂上劄以爲 斂殯莫重之禮只令
内侍行事揆諸情理極爲未安況大臣摠護使禮曹
判書都監堂上承旨入侍明有 祖宗朝已行之規
即蒙 允許臣時在賓廳意謂 聖旨旣許涖斂當
有勾當之臣執事之官其於必誠必愼之禮無有一
毫未盡未便及内侍召入使大臣等伏在西庭 斂
畢而將擧 尸入棺乃始陞殿一度臨哭而出顧與
儒臣劄論之意名實相戾諸臣相顧憮然而退臣目

見其事繼有揔護之　命今當勘撰謄錄此當為後
世稽式之成憲五禮儀雖不詳載斂殯節次　先朝
已行之例必有流傳可為取式者故大臣以下至於
承旨入侍明有前事可徵而皆非禮文所載則衣衾
之序絞結之謹必當有親涖之者亂離以後各司謄
録散失無餘國有大事無所考式草率如此臣敢略
陳愚見以竢　裁擇臣按經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
身者必誠必愼勿之有悔焉喪禮繁殷而獨以是為
言者豈不以附身附棺之節尤為切近而孝子之情
不容不謹者歟又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

甍以是舉卜射二師俱係外庭之臣則初從還尸外臣入而執事可知禮又曰小臣二人抗衾而浴又按周禮春官小宗伯大肆以秬鬯渳其下又曰涖小斂大斂帥異姓而佐以此叅看則如今禮曹叅判專涖沐浴之事而內侍執事外庭之臣亦得佐之也禮又曰太祝是斂衆胥佐解之者曰太祝爵爲下大夫非能親執斂役者又曰君將大斂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以此觀之至大斂時然後卿大夫以下序立於外頭斂畢而哭如家禮所謂主人以下哭盡哀之爲者諸侯喪禮孟子猶未之學今難遽議矣

猶此一節見於禮經者如是參之前事又復如是五禮儀獨漏此一節前代謄錄又無可考今若承訛襲謬行之萬世只令內侍數人專管大禮羣臣不得與焉使臣子攀號之情不得少有所伸則殊欠古意乞下臣言令禮官講議如有可採遂事則已矣追附於初喪條下使後人有所考據不勝幸甚凡謄錄有夾註以便後日憑閱有舊例敢 啓

未受吊前 天將相會啓

臣等之意相見本無所妨只以未受吊前先臨客館為未安此一節時方講定期於使客先吊矣若終以

先往行吊爲不可則繼以昨日議臣之策矣 大駕
到客館然後行吊而相會之事周旋矣至於月蝕之
說與古禮似不同蓋古者諸侯相見入門而因月蝕
罷云古無内外篇法故凡日月之蝕皆不能前知雖
以老子之愽葬蒯至于埴始見日蝕因孔子問而乃
言處變之道其不能前知可見矣故諸侯無心相會
忽有月蝕之變則既以嘉服方行吉禮而猝遇殺禮
之變不得已罷會之謂也今則 天將既以凶服相
會許之則其會也既非嘉禮自無相妨事勢至此不
得不相見則便卽見之令彼釋然可也何可又爲退

托至於見臨海一款臣等方為講究矣從當商確覆
啓敢
啓

因
大行發引時棺衣裂破待罪啓

昨因臺諫所啓棺衣當該官令當詔獄矣初喪棺衣
之製　殯殿都監郎官專管為之旣製而進御之後
則自殯至葬非其郎所敢與知及至　山陵自　大
轝入靈幄時周視上下猶自若也及安於幄殿欑宮
之後始見有拆裂處意者自　大轝移入幄殿之時
扶策別監以身附着　梓宮手鉤結紼用力挽舉推
轉而上輪轝至　欑宮亦然棺重力綿衆夫齊致其

力惟務能運勢不得精察而審執推挽之際或牽磨而裂或鈎引而裂必不出二者之間而紛擾之中人不得的知矣大槩當其挽舉輿上之時則他人皆不得與而獨臣舁　梓宮官二員率別監而行事別監專於挽舉舁官專於推轉而監檢之責專在於臣今將現告就獄之人欲因臺諫啓意以　殯殿官現告則所任之實甚為遼遠且責專在於臣而罪推於人事雖微小於心未安必欲以實狀現告則不能檢飭之罪專在於臣次以在傍與事者言則舁　梓宮官差為近似臣先席藁待　命敢以舁　梓宮官現告

之意昧死以 啓

山陵奉審啓

臣等馳到 穆陵奉審則 陵上申酉巳午未地莎草枯損處起文信看果似枯損而卽之而手披則舊草已枯新芽繼抽欄干石外辰巳等地亦與此同若到明春勢當一時抽青今不必改莎三階砌莎草則依他排布別無不爲莎草之處唯三階砌外剩地所排莎草似不如階上之精細曲墻外巳午戌亥等地莎草果爲枯損而亦有抽芽之漸姑待明春爲當曲墻外未申酉戌等地果不爲修掃故今方修掃矣曲

墻後面十三庫穿穴處則墻內外汰痕至今分明當初築墻時墻後地勢向下偏頗除地不精使水勢壅畜于墻底自然吞噬墻根臺內面則鍊石為基外臺則雜築碎礫內外異勢水之滲漉自至於此今當撤去後面百尺仍取　陵下散置用餘熟石補築墻臺使內外勢均然後依法改築兼除墻後左右地勢使之中高傍下則主峯之水左右散流而永絕水患矣丁字閣後面山水衝破處則時方疏導　神路月廊左右則自古充石着莎至於閣內正室香爐左邊則自下仰視迤北第五椽間果有滲漏之迹東北間月

廊合閣處第四椽雨漏云而天晴已久並無滲漉之
迹今此丁字閣内外並三處則雖非大段似當修改
而霖雨之晴已過一十餘日埏土椽尾俱已乾燥今
雖撤尾尋見漏的處必難指一旣改之後漏勢如前
則　神御重地勢難續續修理姑待後日雨下更爲
奉審隨卽改之爲當大槩役處甚大用軍必多該官
令以五十役夫决難就功必須加定軍數又加日數
然後似無未盡之處敢此並　啓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一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二目錄

啓

啓

白翎設鎭事宜啓 己酉

白翎設鎭之議朝廷論之已久本道奉使之臣節續啓請近因海賊出沒尤爲頻數自上年春初黃海兵船相替留屯於本島以迄于冬果無一賊妄相驚人者其效已驗蓋白翎爲島政當西大洋海浪之賊作耗我國者必潛泊此島樵於斯汲於斯候風於斯後始入內洋竊發於海西或得正西風向南而下轉入忠淸全羅等道則此島爲賊入我國門關之限而自

前年留船屯戍之後海防無虞益知前議之可驗臣猶未敢率爾獻議者心欲詳探本道人心與本島形勢然後乃始上聞差人往審反覆商議蓋其為島自東而西延可五十餘里自南而北袤可四十餘里周走而廻三日乃盡地方比巨濟略同中有巨港曰深隱浦港長幾二十里可安塩盆數十窩又有塩水浦亦且數里而宜塩盆合此兩港列鋪煮塩其用無窮土極肥饒港東有古邑基倉基港南有古驛基島之形勢中陷而高設墩相望四無所碍東連江華西對椒島西北與長山串政對巨木蔽天嘉草不盛正夏

葉長馬齕木皮艱於豐草不宜馬場而宜於置鎮但
越海置鎮以禦外侮雖當全盛之日尚或難之今值
瘡殘之後若不大加布置以壯其勢則事難就緒今
計廣巖阿郎兩鎮隱在重浦之內其與外洋聲勢窅
敻合此兩浦作一大鎮添助他軍為堂上僉使鎮以
重其威趂此早春先入設柵且耕且守資蓄儲粮甚
合事宜臣謹條便宜八事于左恭俟 睿裁
一廣巖水軍見存三百二十四戶阿郎浦二百八十
八戶分作三番當屯戍之數甚是單弱必須添助客
軍亂前本道黃州豐川海州康翎甕津長淵等邑留

鎮騎步兵頗多亂後不復留鎮無所屬處兵營占入
五鎮軍監營占入一鎮軍以為使令雇立之用或捧
價布及軍粮屑越無常然兵營若全去此軍難以成
形宜令今往救荒御史劃監營入畨一鎮軍劃兵營
入畨一鎮軍合此兩鎮軍添助白翎之戍而鎮軍入
豐川海州者其數頗優道里且近劃此二鎮之軍尤
為便當

一領兵屯戍雖是僉使之責至於經營布置俱係肇
創之規且劃兩主鎮久占之軍勢尤不便凡百施為
必須御史專管然後事體尤重而有難輕摇宜令救

荒御史兼管此事
一既置巨鎮則宜以堂上鎮為號以重體面略如平安道滿浦之為必以才堪本道兵使者差送俟其成效或陞為兵使以重其威為當
一新建之鎮守備未完精抄都監砲手十名限風高帶去教習所領鎮兵以為操鍊之基為當
一新僉使初欲以堂上官差送見今堂上中絕無可當人員唯訓鍊都監千摠金立信曾為豐川嘗戍此島備諳形勢且有幹局以此人差送為當而姑以守僉使差往唯觀才器以待成効

一長淵吾乂浦瓮津所江等處去本島最近宜於此
一處設烽相準以備非常
一議者宜置一鎮於長山串又添一小堡於本島移
茄乙浦於登山串移龍媒於延坪云若此無漸事涉
紛更姑以白翎為務竢其力專事完然後另議可否
為當
一廣巖阿郞浦既入本島則兩鎮見任萬戶無故作
散之員宜令有司待他闕即差免致失職此雖小事
亦係規畫中一節此外未盡之條隨所思量另 啓
施行

再啓

白翎僉使已爲差下今當農月必須急急整頓趁時入島料理排置前啓辭中追後思量啓下之條一一開坐于後

一前因防海以豐川府使爲舟師大將管轄沿海以西如阿郎浦長淵許沙廣巖等官所江僉使爲舟師大將管轄沿海以東如茄乙浦龍媒海州等官以備海賊今白翎爲僉使大鎭又在賊來初面最爲防海之衝秩居所江之上宜以所江及白翎爲東西管轄獨陣之將遞領豐川舊所管之鎭與所江爲對且島

在長淵之地居民賦役當屬長淵限措置間其新入民戶勿令長淵官侵擾為當

一本島土沃閑曠民必湊集凡島田只許新入之民隨所開墾便許立案勿得豪民遙為冒占仍令新入之民一依山城例存恤所墾之田限三年勿稅限十年家戶田結并復勿役且島內鹽場甲於一道而民畏海賊不敢安入煮鹽今聞設鎮必當爭相闌入結箭捕魚安盆煎鹽處處紛然今宜只令新入之民結箭煮鹽本鎮收其地稅以為本鎮軍粮如各衙門差人結箭煮鹽等事切勿許入事奉承 傳施行且鎮

在島中民多使船令於該曹案付船外凡島中新入之民新造舟船許令各塡字號往來興利令本鎭責入船稅以補本鎭軍粮如諸島搜討時及不時警急皆聽本鎭節制以助公戰則雖不別募官軍而一島新入之民擧皆爲公戰之兵矣

一鎭將及軍官等令本道限成就闕依江邊例朔料題給

一火器諸具令軍器寺題給鳥銃則軍器寺元無所儲令訓鍊都監題給

一僉使所帶軍官無過五員

一印信兵符急急造送

一新設之鎮限五年凡干本道出役貢物及京刈草等事一切勿定事奉承 傳施行

請鑄大砲啓

近日諸道邑城山城方議修築或方起役或幾完功或方令役而未及着手者皆以器械為虞盖守城之具專以大砲為重本國大砲如天地字銃則制度過大藏藥過多火力激猛箭發不直水戰城守俱不中用唯玄字銃及新制五號佛狼機砲最關於用諸道請之者不勝其紛紛而武庫所儲極略不能應副緣

銃材銅鐵非本國所産日本絶和幾二十年銅鐵之貴比平時倍之無力可辦以至於此伏見項日宣慰使李志完狀啓日本商物中生銅萬斤弓角二千桶以平時倭館貿直計之則生銅萬斤直綿布八十同弓角則體有大小故價有輕重雖難定價亦不過數十同如得百同木綿則銅角兩材可以全致之每銅百斤鑄銃二位則通用萬斤可得二百位銃以是起冶鑄造不過爲時月間功程而其利用於守禦之備至緊至重機不可失無計辦此臣近考兵曹歩兵價布上年三月所捧之數一百十六同凡歩兵價布名

曰軍需木者正謂軍事所需也而經亂以後皆為雇人之需已失本意又考宮闕都監一月所費亦且百同逐朔如是已經一年誠能除兵曹一朔之捧或捐
宮闕一月之費或於戶曹減取一物之價雖不准百同可貿其半此猶不易則輳合三官之力添以備邊司所儲差人貿來委責武庫刻日鑄成為用至緊而時適允當敢啓

論瑞興府使差遣啓

項日瑞興新府使沈日休來辭於臣臣語及山城修繕之事以觀其意則邈然以為難惟以鎮靜為先務

鎭靜固牧民之要而有所興作則又難一於鎭靜也
鎭靜爲政前府使黃致誠有裕而且有廉簡之稱唯
以年衰短於興作爲嫌本道有遞之之意若以老易
老無所損益則益一官弊殊非當初啓遞之意伏見
李橚爲豐川府使橚之才局臣未嘗親知屢見褒啓
如是能幹之臣乞以橚與日休相換使之入京相議
後赴任專責其事何如以邊方守令乞換内地知政
體不安也遽薦別人又臣所不敢爲者故惶恐敢
啓

再啓

當初臣之意則欲以尹守謙差送瑞興而以其出入
臺諫且遽爾薦人為未安有意而不敢矣今沈日休
旣 命遞之則李檻不必移入內地仍前差送豐川
以尹守謙差為瑞興則似為宜當敢 啓

留 詔禮儀啓

今番迎 詔時留 詔之禮臣代領相當行而前此
多聞留 詔之事 國王當為而至丁卯年許魏
天使時頒 詔於 明廟而 明廟昇遐故其時領
議政李浚慶攝政云云臣只得傳聞未詳曲折亦未
委其真的故頃於習儀時囁嚅而未敢啓矣今聞海

平府院君尹根壽之言嘗親聞於其亡兄故議政斗壽云此後凡　詔書直須於　殿下者則　殿下當親自請留不可假辭於議政云云古今事異而膠執前例錯遵而誤行之非但國家失禮在臣亦極未安乞令禮官詳議以定

因　詔使禮單推考政院啓

凡　天使時禮單物件政院專掌次知迎慰之臣只謹受而去自是流來舊例臣今日詣　闕拜辭後慮有差誤欲親觀禮物該司之官或不來到政院越視不力臣獨坐賓廳無所聞問日晩艱難招政院下吏

詳問則禮物諸品中政院或未看品云花席一葉鼠噬其邊打破處幾至半尺一葉彩色黯昧且有磨痕似是用餘舊件臣老眼昏眵不能詳視使政院吏諦視則果似用餘云致禮　王人何等大事而事事如此緩緩來授者只是各司數三奴子政院不與焉殊非事體請色承旨推考尤甚不到之官令政院察推

體察開府便否啓

臣本空疎尤甚於軍旅謬膺體察之　命義當陳情乞解惟念上年議差之時廷議頗以為今之防備北鄙最急而體察大臣開府於本道則物力殘弊決難

支持不唯無益弊甚不貲若在此料理自有備邉司不必別差體察之臣只緣其時北事方急無敢言其不便者及體察之臣得罪解任臣適在賓廳備邉司堂上有來稟本差與否則羣議如前不以爲急欲徐議而處其可否臣備聞其議受任之後得見同任詳問差出之由則云大臣未及齊會適有 上命仍前差下云臣意亦以爲凡受任方面者必親往察視隨事策應猶不如監兵等使久於其任熟知事情者之審况一遭往還何能盡察形便而旣無軍兵可以成師徒以紛然一大衙門贅設於蕩然之地民甚苦之

又况西北形勢與南方自別體察之設尤似不便今北道救荒不暇西路方待 詔使 國喪未過卒哭欲北上則無大營為而供給無策欲西往則償事方殷難遽論兵其勢不得不仍前在京隨參備邊司會議而已甚是漫浪愚意不可虛文塞責空費一衙門下人俸料而已其已差副使以下至諸軍官等姑仍前察事以待諸大臣同會備邊司容臣詳議罷仍可否後進退似當

請屬公奴婢移換北兵啓

伏聞臨廡人家奴婢在京者不下三百餘口在鄉又

且數千餘口分屬各司許多衙門所需因是而裕為
益多矣旋聞盡沒司贍國計亦因是而裕為益亦多
矣然臣意均之二者俱屬不妥其所以不妥者今姑
勿辨矣以臣愚意令臣區處以換北兵家今日上計
也自北鄙多聳朝廷盡徵東西南三路之兵連年戍
北行齎居送起於負海屬方安寢而我已坐困矣非
計之得也 聖上已許内奴團束為兵免徵厥貢甚
盛意也而唯士大夫私賤未有要領雖許免貢我國
奴主之分已嚴誰敢托公不貢以貽後日之責乎故
為私賤者一身兩侵名雖為兵其實非兵也近日熟

諳北事者皆曰凡干私賤皆沒入官定為正軍數千精兵一朝可辦備北之策無過於是此寔當今第一要務臣意遲徊不敢發者我國私賤高曾相傳名分已嚴情義已熟此法一亂人情不便事難施行今因不幸而幸得屬公人口數千之多若因此時申勑該官詳查京外奴數名着一籍一面另差詳明才局之官委往北道會同監司刷出私賤容令本主投牒自言給帖換給永定正軍以及子孫京奴一人直當北奴數口以是參量別為事目以二千之奴足成三四千之兵為益不少姑以其邑以北為限先令換定此

猶不足則又有一計經亂以後各司奴婢漏籍者過半各官稱為額外奴婢別成一籍私自徵貢為官中之用極是無理一面一一刷出以繼不足之數着實行之不過數年北路將盡為兵其與南方弱卒不習水土而千里赴遠戍者功相萬也臣之此言猝然聞之者必將大駭爭言不便不一大處置西北終非國家之有臣為此一事私自料理貽書往復與本道通議已淹時月今府臣所論末端一款適與臣合而但有大小疏密之差事機相會敢此陳 啓

西方留穀便宜啓

西方救荒御史今將發行而非如平日各官有儲之時空手而往無粟可賑雖多方貿穀及移粟數甚零星黃海沿邊各官絶無儲穀之地惟黃州所儲頗優除出三千石令七浦邊將中別定差使員船運于安州計口分賑秋成以還上督納運送本州則事甚便好設令船運有弊未易運送仍為安州之穀以為守城之粮亦無不可矣且聞黃海兵營入番軍數稍優收捧代粮之數甚厚故前日趙儆為兵使時簡已奉公不安肩越守職之日所辦軍粮多至一千五百石分置列邑以待不時之需至今稱為趙兵使時軍粮

後無繼者誠為可惡今其軍粮海邊所在者尚多有
之云除出五百石亦令運送西方令御史依江華貿
穀例從市直貿布還移兵營待秋成貿穀以充其數
亦為便當

辭訓鍊都監都提調啓

故事都監將官差除把摠薦之大將擇備三望都提
調差之蓋將官當自自中知之都提調以一局之長
故也法久而私簡之所擬者或多不稱臺諫論之及
臣忝居本局一日因事會都監論及此事臣首言自
今諸將薦之大將親試才藝及身言成一薦狀都提

調擇而差之如何皆曰可同官臣盧稷議曰試藝不可數行其間若守令邊將遞來者材有可用者則柰何大將趙儆曰此說極是必須詳處臣曰若重來及曾經守令人員除試才大將臨時一以名論附薦可也僉曰然以此完議行之幾十年矣先前數月把揔連有二闕臣閱其薦狀末端附以新薦臣無心看過意謂因前議定大將以聞見薦之矣卽許差之矣昨日將官一員來致其提調之議曰一自罷廢薦狀之規私囑紛紜請加新薦臣瞿然曰近無此事何言罷前規耶對曰不知臣曰然則誰所為耶對曰當初俺

等意謂必都提調自家內書出矣臣曰我無有是臣
始甚驚愕意其中間或有詐冒僞着之事欲窮極查
訪斷然處置矣旣而臺諫以風聞指斥猶不敢行公
况同官以目見指之何敢偃然行公若擅廢成法滑
亂軍政則不可况私伙私室闇改薦書是與僞造者
同姦尤不可也今則聞之事非大段自有辨之者矣
大槩身爲千夫長使人以詐冒疑已臣亦因此反而
內省則其平日立身行事可知臣非全無所私其所
差之人臣雖不知嘗於諸宰中飽聞其延譽之說因
其所聞而差之因人言而舉之是亦私也同僚所指

亦豈無說伏乞 聖明俯亮此情遞臣都提調之任
擇授名望大臣以鎭羣情則不惟戎事大幸新人來
莅公聽衆言庶有以知臣罪之虛實矣惶恐敢 啓

論先正臣李彥迪啓

臣於前月二十日得侍 經筵猥承 聖問其於五
賢之事眷眷不已欽仰 聖上好賢樂道之盛心也
第於先正臣李彥迪乙巳之事不能無分毫 疑問
臣幸得以實錄總裁之官得窺秘府芝函其於此事
考閱頗詳故略及一二而緣臣老衰氣弱猶不能備
陳所見退而思之不勝鬱抑今幸再近 威顔敢畢

前說以竢 聖上裁處乙巳八月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御忠順堂密旨引見宰臣時 天威震赫人
莫敢少拂彥迪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
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擧事當顯明不然
恐士林多有横羅禍者聞者縮頸而彥迪無懼色一
日彥迪以院相入直啓曰凡罪人當取服定罪近日
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者多恐有横寃欲望用杖
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李芑入見啓草忿然曰渠
恐杖落渠膝故耶
以上兩條先正臣李滉及奇大升因乙巳定

難記參以家狀記聞而撰成行狀及碑文之
辭也
忠順堂引見時彥迪曰事須明正不然恐士林之禍
作矣今者一國大小臣民皆一心仰戴無敢有邪念
者罪一尹任有何所難而 密旨不下于政院而下
于他處事不明白故人心不安何必如是且人臣當
專於所事與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到今豈宜深罪
今 上於 王大妃有母子之道焉若事或有未安
其於 王大妃何恐累 聖德因涕泣橫流聞者縮
頸而彥迪無懼色及玉堂與獻納白仁傑交章論

密旨之非正 大王大妃命召李芑等 下教曰頃
日不測之禍將迫於 宗社不得已有密旨之下今
見玉堂及臺諫所啓皆言此事之非反以徇國之人
為不正論之不已如此異議之人不為痛治何能為
國事其以仁傑詔獄其餘臺諫皆削奪官爵鄭順朋
以病未來卽遣史官密議以來 傳教之下左右默
然無敢言者彥迪極力救解權橃申光漢等從而贊
之左右令彥迪草啓彥迪下筆立草辭語剴切事得
少弛芑等旣激 上怒鄭順朋又上䟽有云彥迪退
自 經筵言 新君英明則柳仁淑默然不答而不

悅之色見於面目 慈殿因此下教曰仁淑不悅之
色彥迪言之則此豈虛事將以彥迪爲證而加其罪
彥迪卽啓曰其日臣退自 經筵見仁淑于實錄廳
只言 聖質高明學問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
何令咫尺之地臣何敢有隱事得必沮及柳灌等
賜死彥迪在 闕中與一二宰相憮然不語見者已
知其不免於禍矣明年因覲親下鄕遂不入朝九月
因李芑啓辭竄江界
以上二款皆臣所記聞而不見於定難記不
登於行狀及碑文者也

臣按彥迪學問之高下造詣之淺深臣以末學固未敢窺其涯涘矣唯先正臣李滉撰行狀以為有體有用之學精詣之見獨得之妙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求之東方鮮有其倫其所稱揚若是其崇極只恨以李滉之邃學奇大升之博問只據家狀及定難記為之論撰使彥迪一時周旋之力不能無一二泯沒不免有後人之疑永為斯文之恨故臣謹錄所見如右以備　聖上博觀之萬一

西北守令擬薦非便啓

當初西北守令差除　命議于臣者其意不過塞上

守臣當責體臣之意也非欲舉西北二面委之於別人而勿使銓官不敢與論其政之意也故北關六鎮及西路沿江之地則臣猶慫議不以為嫌日月既久至於內地并得與焉已失初頭本意銓曹亦不免俗嫌續續啓請問臣有若勸令下問者然至于今日則蔭官守令亦令臣議薦大非當初 下敎之意而於政體亦大有妨漸聞物議頗以為未安越俎之嫌姑不暇論而蔭官賢否臣尤昧昧無聞臨政掇拾風聞苟苟塞責事不着實政體有妨物情不便公私俱害乞令從今定為近規六鎮江邊外專責該掌使得各

自相安不勝幸甚

請停 親行望 闕禮啓

今年冬寒不嚴人之賸理不固數日猝寒時令大行正宜閉蔵固護不可觸冒外氣以犯天行之時也伏聞正朝將行 永慕殿親祭後仍為仁政殿望 闕禮舉動親祭之舉雖極憂悶一向抑遏有所不敢至於望 闕之禮以大體論之則令節呼嵩固是藩邦大慶然三年之内則雖或有所不能行者固無大害古者歌哭不同日故吉凶並行禮家所禁先慶後吊古人猶曰不可况一晨之内釋衰服冕哀哭而卽繼

以慶揆之古禮似涉不便而只以氣力言之雖在庶
官衛士之賤有所難堪況於　王體久在靜攝之中
一朝當此則雖幸而無事於目前必為日後諸病之
基其於下情不勝悶慮以彼以此決難行之乞令禮
官參以禮經反覆商確毋令一毫未盡不便偶有一
得不敢不　啓

因　傳教　陵役看審停行啓

臣受氣薄弱方年壯盛之時猶未堪奔走及今衰境
值國家多事之日職事所縻積勞成熱伏在肝肺乘
時發作二年之間凡五度發痛今番所患比前尤酷

勺水不得入口者十餘日故旣蘇之後氣力薾然一
語三引杖而後起唯是所受封 陵之任稱爲苦役
迹涉辭難不敢呈告無端廢仕亦且一月名係提調
不赴 陵役又將數旬狼狽逋負無所逃罪今將辭
朝扶曳詣 闕伏承 聖教慮及虫蟻猶恐致傷
命使停行尤不勝惶恐戰灼之至

因臺諫請罷考官待罪啓

伏見臺諫所論以行私場屋請罷考官而臣以奉
命頭首之官獨見漏網羣居興作凡百任長事有可
否先及其長故無論貴賤賞罰之及必曰長官行首

者以此也至於場屋取舍多出上官一有不稱下官
欲免上官難原況據實言之則所指行私者鑿鑿之
兄子為窄而窄之對策即臣所自拔取者也則論罪
事體臣宜先坐而只以與舉子等遠遠路人無可避
之嫌且忝大臣之列釋而不舉益增惶恐待罪

辭訓鍊都監都提調啓

再瀆　天聽揆諸分義已極未安而況一己私事曲
折不避煩瑣縷縷備陳尤極惶恐勢有所狼狽不得
不冒昧支離臣既速官謗理難仍在其任常時大小
之官有辭兼帶之任者必與本職而呈辭乞遞今臣

誠既淺薄不能回天計欲退而引疾乞解仍遞是任則近日國家多事前頭應行大禮外大臣隨參議定之事亦非一二而領右兩相相繼呈病獨臣在耳臣今引入則是三公一時乞解非但瞻聆有駭其於時意朝議亦有所大妨欲強顏冒行則事勢狼狽如上所陳是以區區終不敢悶默而退今此所陳俱非臣子所敢明言正告於君上之說而身忝相位不敢徇一己之義而妨公家之急務也且臣粗習文事專昧武略其可辭一也自古無終身於一職者臣出入都監幾二十年而忝為都提調者又且十年十年則天

運亦大變也其可辭者二也近來無任諸局皆是劇地在家之日文簿填委常如坐衙年已衰耗筋力不堪其可辭三也而重之以廢法亂政之名身居洶洶之中不卽聞知已閱月矣而今幸得聞心所不安人之治事只以此心此心旣不能平安則所呼唱而行者徒軀殼耳深恐因一小事致傷事體伏乞 聖慈亮臣此情 特許遞免使臣安心祇供本職不勝幸甚

論江界滿浦差遣啓

伏見平安監司崔瓘牒呈論及江界滿浦事馳啓矣

此事臣詳知首末故敢先啓稟前年冬間滿浦僉使
瓜期將近臣難其代常以為慮適諳兩界武將來訪
臣言及之且問誰人可當其人曰高敬民曾在北道
深得虜心今北藩胡人皆在老酋營下必當往來於
西邊彼聞敬民為滿浦則必當歸心輸情凡胡中情
形因此可盡得矣臣曾聞敬民廉謹最著聞即為然
待缺薦進矣及敬民到任之後因本道通議屢聞敬
民衰替已甚凡所施為大異於前不過庸庸一夫耳
緩急難以為恃云臣常欲啓達第以此事曲折甚多
難以盡陳姑待登對面陳其由至今未發矣及江界

瓜滿例薦武臣今聞本道監兵使俱欲得文官為之彈壓無為酬應之助其意蓋以為地絶聲遠須間間以文官差送可鎭邊情而文官亦或有有名無實者須得有文官風采者乃可鎭物云意非偶然而邊臣事體不敢直請改易略舉為啓臣意髙敬民遽差以柳承緖移送滿浦而江界則別擇文官以送則俱合本道之望而於事體亦便矣敢　啓

登山串設鎭啓 辛亥

登山串設鎭便否臣於前日引對時未敢便斷請移問于本道監司兵使事啓下行移矣今見黃海節度

使柳公亮牒呈內登山串在康翎縣南而陸地漫延迤入於海洋八十餘里賊船之自南洋來者必過登山串此乃要衝之地若移設茄乙浦於此處則其於控扼實為便當自前多有論之者設鎭便否看審事公文初不至本營將欲更為親審之際監司令所江僉使朴振宗康翎縣監李元祥茄乙浦萬戶河淳等同往看審矣朴振宗等回報內登山串土地沃饒有人家六七有依山作鎭之處有泉井及大池又有藏船之處云與監司同議則雖不親審所報如此果與所聞相符可合設鎭敢此馳稟云云若移茄乙浦於

登山串則與白翎相對為聲援其於水賊控制之策
實為大益本道之議自前有之而臣未曾親審沿革
重事未敢輕易為之適因 下問請問于本道矣今
監兵使之意如此卽令監兵使急急移茄乙浦於登
山串何如

請給義州築城鐵物啓

平安監司崔瓘將改築義州城所用鐵物不足告乞
于臣臣無可備之路近日軍器寺副正洪耆英自為
是任節用儲餘今至剩餘千餘斤此乃數外之鐵不
係元額雖少可助一隅請以此千斤下送何如

請蔚珍萬户李文贇仍任啓

江原嶺東素有鹽藿之利臣聞蔚珍萬户李文贇素稱能幹前此令從事官招文贇管其事文贇自為此任勤於所事今見所報則已貿米五百餘石臣即令船運于通川以為北路賑救之用第以今年鹽藿則須於冬初可辦而文贇爪期適在其時勢難貿米當以本色留儲云請李文贇限明年春夏間仍任使得畢貿米添助北道賑救之用然後許遞何如

請登山串水軍姑勿調用啓

黃海兵使柳公亮牒呈內巡到登山串更審形勢則

海賊之自南而西自西而東者皆過登山登山乃要衝之地其於海防置鎮甚關白翎設鎮之後海賊不得由內洋而行登山旣設之後則必不得止泊於其近處移鎮之事十分緊惡排置成形間復户事一依白翎之例自朝廷如有水軍調發之事則白翎登山計除外只許泗吾乂浦所江龍媒四浦之軍其數不多視前量減云云姑限數年登山水軍依白翎勿許調用事行移本道何如

論柳永慶掩蔽啓

當議請號之始得見兩司之啓有永慶掩蔽等語臣

問左議政臣李德馨曰當初有是事耶德馨曰未聞也因言曰論功未半我以病遞職之後無所聞知公以元勳終始同參何乃問我臣言我在賓廳未嘗見如許氣色故問之耳俚諺曰不爨無烟此言之發其必有由抑無乃其時有人往議于私第永慶始有難色及到賓廳羣議齊同則始乃從之也歟盖不可知也俄而物論益發人有私問於臣者曰賓廳兩司之啓言有異同何歟臣應之曰一人之聞見有限天下之言語無窮同是一語而有聞有未聞者則異同何傷設令永慶有此掩蔽隻手障天不害爲覆壽之

大於　聖功何損益焉及見再昨日兩司啓辭臣又
問曰厲聲折之云者何謂耶德馨曰余未有是仍略
啓其始末臣私心以爲出言固難傳言爲尤難一傳
再傳之間本領都沒而枝葉漸茂故言有枝葉聖人
有戒終不敢以此一款置諸啓辭顧其本意不過告
君以實不敢强其所不聞以爲聞耳且念今日之事
尊號爲重羣臣當戮力一意期必得請而已豈宜以
薄物細故別立崖岸身先自異以爭其秋毫哉臣之
愚意決不當如是也故今日早晨臣踽踽赴　闕則
德馨聞有是議不敢詣　闕凡與人謀事敗則獨免

臣所耻也臣與德馨抵頂相議事至於此德馨竢罪臣率百官知非所宜臣之所見如上所陳故不卽還退強顔公堂極知未安因念世道推遷是非相混自是衰世之常事今乃以此至慮後世之起疑則無已過慮也永慶之事非惟不當懼後世之言也蓋亦不必疑也惟是臣旣與同議致此狼狽區區愚見雖或如是至於明日再來則大非所以敬物議之道也押班廷請自有原任大臣糾率百官自有本府賛成懇乞 聖明許遞臣職以安事體

請給諸邑硫黃啓

朝廷自設措備火藥之令各官守令中間有力於官事者或設法煮取或用價貿易多儲焰焇將為合藥則皆乏硫黃節續來請於朝廷故西北四道則皆報臣處隨報隨啓事渉煩瀆今方來請者如渭原富寧原州等三邑當用硫黃二十二斤然後可以足用請並下送且臣兼為軍器寺都提調每於節使之行隨便貿來硫黃已至二千五百餘斤稍似有裕請於此中除出百餘斤下體察使聽此後各官如有來請者不煩啓請隨報隨送似為便易敢此並 啓

昌朔設屯節目變通啓

前因平安監司牒呈備邊司差遣别將召募入作之民設屯於昌城朔州之境而其時事目中只云各官官屬館軍時役軍士時役公賤外其他入作節居之徒許募云云不及元居良民矣近聞昌朔土着之人利於蠲役爭相應募兩府之民將至空虛云當初設屯本意盖重關防而反貽本府巨弊不可不變通就備邊司事目中公賤之下添入元居良民四字更為知會于別將處兩府居民則一切勿為募入使奠本居朔州新府使下去時亦為謄書付送使之依此舉行何如

看審交河時稟　旨啓（已下二首拾遺）

臣與諸臣今當往審交河矣此距漢城數十里之地其勢難以屑屑往返必須詳盡相度免致後漏伏覩

上教蓋欲捍衛　王都專以保障為重如此則不必臣行備局一堂上與京畿觀察使足了此事度地占基令容三里之城務欲小而高堅使可固守如此則不必交河坡州馬山城素號險絶政當大道之衝如交河雖曰阻水西南濱江東北平陸敵若不由迤南直路枉從迤西迂路出於金浦之下則果為阻水然不過如漢都之有漢江矣且敵亦有計何能餌敵

捨直而趍枉乎若安從坦途渡漢而東下則長江之利我先失之至若西北之賊則敵乘順勢我先背水兵法忌之曰死穽阻河之議恐不暇論也若欲叅用懿信之言兼為他日　巡幸之所則度地占基事體大異必須先定宮室面勢次論朝市官府令中可置數萬家城周小不下數十里如此則事非草率謹查前後事宜始因懿信堪輿之說附以眂氣之術俾下賓廳　詢問開府置京可否二三臣外僉曰不可至朴弘耇以為交河三面阻河且有地利云略開公府置大臣以鎭守之則亦可為他日保障之地上意歉

符卒從弘耇之議猶未顯言其宮室幾許城郭幾許此大事也可則行之不可則止可否之間當順民心不宜藏頭沒尾似說不說護疾忌醫致眩奉行伏乞

右件諸条一一逐節 明降旨意使得遵奉有據且相度地官只與懿信往乎抑併與他地官同往共審乎凡天下之事志同則議同議同然後可與為謀故異議者不可與事獻言地官既與之同矣獻議之臣不與之同往乎并稟 睿裁

請變通軍職遞兒區處以功賞官之類啓

爵祿者人主之所以礪世磨鈍而制人命之利器也

有爵而無祿斯爲虛器欲以縻人人孰勸焉我國地瘠民貧財産不敷二百年蓄積猶不能當中朝一大縣一舉板蕩無以償功則優設加職務悅其心一通告身纔易一醉若不及今規畫俾不失望則後雖懸金孰肯從木今當一破舊格大加通變謹按大典軍職遞兒六品以上四百三十二窠七品以下二千八百三窠每科陞降冗食居多至於坐事解任者對品付祿因病解官者及科兩遷身未供職受祿如常比於平時尊禮朝士之意誠爲美事及今財匱宜有通變臣之愚意文武百官以病遞職及坐事解任者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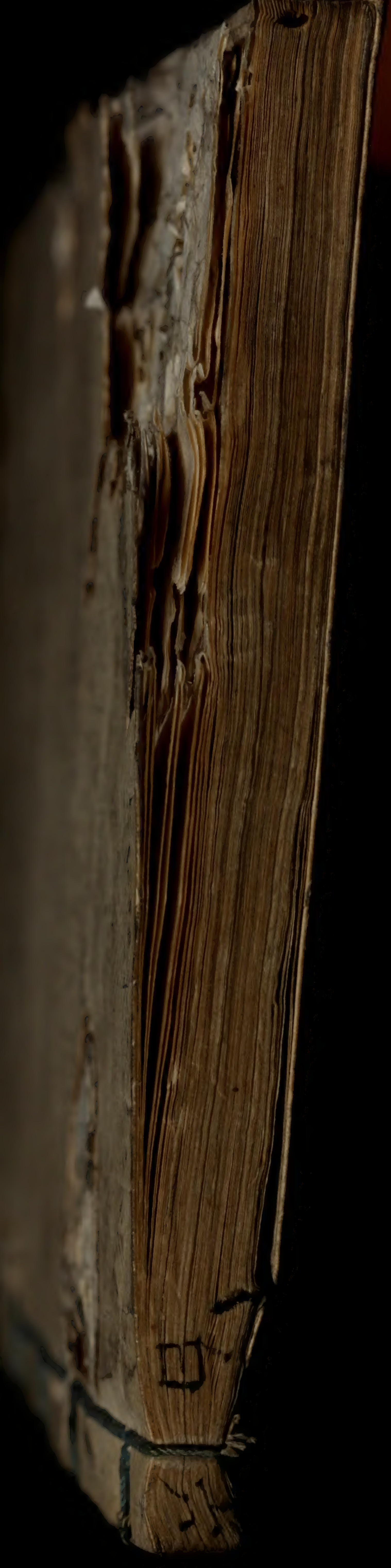
堂上官皆付虛遞兒使在朝之人供職受公廩居閒
食於家凡忠義衛別侍衛甲士壯勇衛清路隊訓鍊
院講肄醫書諸習讀綾羅匠道流兩醫識鍊及治腫
廳倭學都石手觀象四別兒及他雜遞兒一切權罷
如海運水運別判官兩界邊將末挐家守令及諸察
訪承文院校書館兵曹禮曹　經筵廳寫字補字官
書寫諸員唱准成均學官五府六曹醫員兵曹承政
院司憲府檢律內庭飯監弓房司鑰禁漏漢學女真
學自擊匠馬醫司僕吹螺赤別破陣內弓矢人鷹師
等皆給月俸宣傳官部將皆付司猛兼宣傳官守門

將訓鍊叅軍皆付司勇三廳武士兼假引儀兩處監役皆付司勇並勿陞降宣傳官部將守門將各置司果二窠三廳又各置二司果三司正以為勸懲二處監役各置副司果一窠略為陞降限五年而復舊推其衍窠皆給功官凡以功除職而來詣京師者計官高下差次須祿正及副正視司果四品視副司果五六品視司正宣傳官部將守門將與元額同而別設一廳於內更日分休作為三番特以武弁中負夙望者數人別為一將與之周旋講論教鍊則平居足以嚴宿衛而壯京師有事則將卒相習無不如志其與

猝然相統上下渙散者功相萬也而本曹亦且時時點閱察言觀人質之行事甄拔其尤按簿記名凡邊將差除勿論出身率先有功皆以本職兼帶別任勿以私囑間於其間赴任之後計仕遷轉計仕之規又勿循常部將則二十朔守門將則四十朔皆得遷轉而宿衛京師者又定其限訓鍊院加設官毋過百員部將守門將各毋過百員其餘散在四方者皆屬於兵水使別為座簿排日計仕歲抄上曹去官朔數則視京官各加二十朔兩南之士則勿許上京皆屬邊地而計用京仕兵水使揀其勇智每一道各五十員

許令入京教習同隷宿衛此外戰罷歸家不隷京外者年雖久不得調叅上則罷免禁軍則降屬外方座簿亦以始隷之日起始計仕而其間受由往來者皆削其仕其在邊將以罷罷者並罷本職兩南兩界禁軍勿令宿衛各於本土分為六番二朔相遞官給粮料二人一馬分隷邊城則國不加費而償於民也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二


四